

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萃丛书

公案小说奇观

周汝昌署



河北大学出版社

编

公案小说奇观

古风 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

(冀)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 彭黎明
书名题字 周汝昌
封面设计 乔湘麟 岩 蒲
责任校对 晓 琴 胡 洁 河 东

公案小说奇观

古风 编

※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合作路4号河北大学院内)
邮政编码:071002 电话:222929-58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407 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7-81028-081-3/I·10

定价: (平) 9.80 元 (精) 14.80 元

序

本丛书的定名中，择取了“选萃”与“奇观”二词。这两个用语，已经显示了它的旨趣与规格。其实这也就是这套丛书的特色之所在。承委撰序，我姑且将个人的一些零碎的感想片断，缀述于此，聊为阅读赏析时的一点辅引之资。

人人都爱听故事，爱看小说。在中华的文化传统上，故事与小说，其实一也。因为“故事”一词的本义就是“昔时的事迹”，而“小说”者，本是民间讲述的历史故事。所以两者原是一回事。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对小说的观念，认为它是史的一个支流，讲述的本是以往发生过的人物和事情，只不过它是老百姓的传述（包涵着咏叹与评议），与官家修撰的“正史”有所区分——故别称“野史”“稗史”“外史”“异史”……等等。而“小说”之小，则又是相对于“治国安民”“经邦济世”的“大事记”而言的，这种本质根源，若能有所理解，就不会硬拿西方的、现代的“小说”概念与“标准”来看待（和“要求”）我们自己祖先所写的小说了。（例如，外文的称呼小说的 novel 与 fiction，前者义为“新奇”，后者义为“虚构”，这就是与中国的“野史”观念不是同一文化背景的产物了。）

当然，小说总比史书“有意思”——对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史书总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总在“教训人”，而小说就大有情趣有味道得多，令人喜读，引人入胜，而无枯寂沉闷之“恨”。按目下报刊文章常用语，那就叫“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吧？这种套言套语说的只是具有了更多的“文学性”而已。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二者“实亦难分”。举的例证是《燕丹子》与《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前者被列为小说类，后者自然是历史书的典范。但比较之下，简直难以列出什么“大不了”的“本质区别”，只不过是《燕丹子》里多出了几句“乌白

头”“马生角”之类的“违反科学”的异象，因此认为这乃是“虚构”了呀，一虚构就是小说了呀，那理论又只不过如此而已〔注〕。说句不揣冒昧的话：从古到今，异事不可胜数，且其中有不少是科学（即迄今为止的最高认识限度）所不能解释的，很难都用“虚构”来一了百了。我举此例，无非是来说明，我们自己的小说，本源是史，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还有，一般文章论述中对“虚构”一词用得往往是意义宽泛，含混不清，也给人以一种错觉或文学创作上的“副作用”。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应从多层次去剖析区辨。譬如以“按《鉴》”编写为号召的《三国志演义》，可说是最有历史记载依据的小说了，可是清人也指责它是“七实三虚”。这虚，应当主要是指那些与史籍记载不相符合之处，或生编臆造的情节事迹，而不应包指一些对人物口角、神情、心理的揣摩，一些细节的增饰——若那样认为，恐怕连太史公的不朽之名著也要被指为“虚构”了吧？《史记》的兼具文学性，并不因为它是包有“虚构的成份”之故。然而受西方理论影响甚深的论者，却误把“虚构”认为是文学的“本质”，误认为只能“编造”才是小说；倘若忠于事实，就好像“伤害”了“文学的品位”，甚至是犯了“错误”似的。幸而，近年来纪实、报告、传记三类文学大兴日盛，人们的观念稍稍有些变化了，“虚构”的价值并没有过去一个时期所想像的那么高不可议、神圣几欲凌驾一切了。这在我们中华来说，其实是一种文学的“返祖”现象，是耐人寻味而启人深思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丛书的作用将会显示得更为鲜豁，即：应多看看我们自己的小说原来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与西方的“同步”（同历史年代）作品来比较，再来说短道长，那才会更为科学。

我国小说原来也没有西方观念中的“短篇”“中篇”“长篇”之分。只能说，古代都是“单篇”，那“长”、“短”也很不一定。公认的说法大约是宋代“说话（说书）”行业盛起来之后，才有了“长篇”，而这“长”特指“章回体”。为什么叫“回”？这应是军中用语，即战斗中的“一个回合”的意思。如果你看过那些武将“遭遇”相战，都说是二人

“杀了多少回合”，“杀得难分难解”云云。这就可以明白：章回小说每回回末的套语必然要说一次“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分解”也就是“难分难解”的同一用语了，此乃显证。所以明人记载，说书是从宋仁宗时起，后有“得胜头回”之语，当即“回”的起因（清代八角鼓单弦唱曲兴于军营闲暇“文娱”，仿佛似是同理）。

那么，章回小说是很晚的事了，而且它真的成形也是后来文人定稿的写作形态了。而单篇的“话本”与更早的“传奇”“志怪”，则并未因有了“章回体”而日趋衰落，相反，这仍然是中华小说的一条主脉，——后来标之为“笔记小说”者，大抵指此而言，直贯到清代盛行的《聊斋志异》与其众多的仿作书。

“单篇”小说以唐代传奇体为主体，也才是略与现代人的小说概念相合的文学作品。鲁迅先生指明：“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此语至为精辟。在唐文士作传奇以前，那些作者并不自知所撰是后世所谓的“小说”，他们只是在纪人纪事，即作“史”。自唐人为始，这才有意自觉地写作“传奇”，用今天的语式讲：“这才有意识地进行小说文学的创作”。

因此，本丛书的定名取“短篇”一词，仍是从俗之义；倘求真实，应曰“单篇”小说。

然后，可以再看这套书的分类编排体例，也自有特点。

第一就是它分为四大类，每类又各分文言、白话两项，二者仍以本项年代先后编次入选的作品。

这四大类是：言情、侠义、公案、怪异。我体会编者的用心，是综合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三者从古以来的分类而定此四类为最有代表意义的。大体堪称允当。

前三类都是“人间言动”，即社会情状；后一类是不经见的异人异事与假托的鬼狐灵异的故事，有些非“人事”，有些似非人事而实寓“人理”。

“言情”属于小说，几乎与“言志”属于诗词是一定的“范畴”了。

这个“情”，本来涵义丰厚，但是试看六朝人编《文选》，在赋体的分类中已经有了“情”类了——入选的是《洛神》《神女》《登徒子好色》等名篇了。可见陶渊明的《闲情赋》被道学先生评为“白璧微瑕”，其误以“情”为男女间狭义之词，由来尚矣。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略》，于第二十四篇（红楼梦专章）独标“清之人情小说”，而不用“言情”旧语，其故可思。盖曹雪芹虽自言“大旨谈情”，却又特标“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八个字，也正可合参互证。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在这分类中，将眼光和识地放得稍宽阔些，而不为俗义所限。

再者即使是“男女之间”，也要看我们如何（以什么样的目光和精神境界）去理会，去识解，比如汉之卓文君，隋之红拂伎，俗眼腐论评之为“淫奔”，而李卓吾则以为能识材能择人，是为女流豪杰。一提“情”，就只想什么“哥哥妹妹”“卿卿我我”“鸳鸯蝴蝶”……，那未免“水流就下”，不识中华汉语的这个情字的真谛到底何在了。

侠义与公案，貌似不同，实质却是一个：人心要辨是非善恶，人群需要正义真理。我们同情于善良弱小而被害而无告者，愤恨凶恶霸横，歌颂廉明，讽刺昏愤。“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谁有不平事，同上酒家楼！”古来真有这等满腔热血、一身绝技的义侠之士，专门锄恶济良，抱打不平。这种豪客奇人，舍己抗暴，救困扶危，极受人们的崇敬爱慕。清官明察秋毫，判断昭雪无数的冤狱错案，他们不但要有智慧，更要有勇毅刚正之气，方能与权贵、恶霸、昏官、上司……种种压力阻力抗争，一韵《十五贯》，是个典型。难道这不就是当得起“可骇可愕，可歌可泣”八个大字的吗？这就是人民最爱听——其实也就最关心的人和事的写照。（然而一度有人硬说义侠与清官的故事都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東西，让人们发生错觉，以为只有义侠与清官才是他们的救星，而忘了革命云云。倘如此逻辑而推论，势必得出一个“结论”：义侠之士与清正之官都是“妨害革命”的罪人，只有恶霸匪人与贪官黠吏才是“促进革命”的功臣了。这种理论，不知人民认可与否？）

本丛书在分类名称中，各系以“奇观”二字，我看也是可以的。

第一，它有传统依据，即采自明人所编小说集《今古奇观》，而非自造杜撰。第二，它似乎有一点儿夸张色彩，但若想到我们曾有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和“新大奇书”（《红楼梦》）等名目，便觉这个奇，是“有来历”的——是一种民族小说文化意识的表述方式，无可厚非。人总得有点情趣与风趣，道貌岸然并不是“小说王国”的神情特色，又何妨旧词新用？当然不一定就“化腐臭为神奇”，但还是有“换新耳目”之妙用吧。我是支持这个书名子的。

观本书体例，每类中兼收文、白两种文体而又分成两“栏”，不相厕杂。这种编排法也自成特点。今日之读者，分看合看，可领悟我们的汉文汉语的历史发展与相互关联。“文言”“白话”是个异常复杂的文化问题，二者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并非像有人想像的那么泾渭分明，冰炭敌对。那样看我们中华的语文，是非科学的机械观点。漫说古代，即在今时，人们的“口语”“白话”中，还涵有很多的“文言成份”，不过是不细思，不自觉罢了。广东“白话”里那“文言”可以吓倒一些小儒！中华语文似乎“天生”地就具有“文言性”，——你如不相信，请把广东人赞赏女郎之美的“靓”，请柬上通用的“敬请光临”的“光临”，讣告消息中的“遗体火化”的“遗体”……，都请你说说这究属文？还是属白？如属文，你将如何把它们“译”成白？这不是笑谈，这是科学的重大课题——我提这些“闲话”，意在提醒读者，当你披阅本书时，从文、白两方的并举中，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文化、文艺、语言、历史、社会……诸多方面的学识与教益。不是“看小说等于消闲解闷”。

正因如此，我深感这套丛书的意义是多层面的。它的出版，将对教学、科研、阅览、赏析、创作借鉴等不同领域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的涵盖广，遴选精，不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扩展眼界视野的方便机会，而且还能让读者获得一个中国本土小说的史的概貌，史的脉络。这将大大医治某些“言必称希腊”病症。中华文化之弘扬，虽然仪态万方，气象万千，然而舍历代小说而不观，哪儿再去寻找更便利更丰富更有趣味的“捷径”呢？

祝愿此书的“问世传奇”，广行环宇，光焰不磨。

〔注〕其实清儒孙星衍已然指出：《史记》正文虽无此语，而《赞》中却也有“天雨粟，马生角”的话，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周 汝 昌

壬申六月初吉于燕东眷玉轩

目 录

序	周汝昌(1)
简贴和尚(情平山堂话本)	(明)洪 楸(1)
错斩崔宁(京本通俗小说)	(14)
滕大尹鬼断家私(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31)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49)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74)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95)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107)
况太宋断死孩儿(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120)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131)
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151)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185)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211)
李玉英狱中诉冤(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237)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266)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286)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298)
侯官县烈女歼仇(石点头)	(明)天然痴叟(317)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石点头)	(明)天然痴叟(345)
周城隍辨冤断案(西湖二集)	(明)周清源(368)
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醉醒石)	(清)东古鲁狂生(379)
朱履佛(五色石)	(清)笔炼阁主人(390)
胭脂(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408)

折狱(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416)
夺锦楼(十二楼)·····	(清)李 渔(420)
鹤归楼(十二楼)·····	(清)李 渔(431)
吴桥案(客窗闲话)·····	(清)吴炽昌(454)
粤东狱(客窗闲话)·····	(清)吴炽昌(457)
巧令(客窗闲话)·····	(清)吴炽昌(459)

简帖和尚

(明)洪 楸^①

入话：

〔鹧鸪天〕白苧^②千袍入嫩凉，春蚕食叶响长廊，禹门^③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鹏北海^④，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

大国长安一座县，唤做咸阳县，离长安四十五里。一个官人^⑤复姓字文，名绶，离了咸阳县，来长安赴试，一连三番试不过。有个浑家王氏，见丈夫试不中归来，把复姓为题，做个词儿，专说丈夫试不中，名唤做《望江南》；词道是：

公孙恨，端木笔俱收，枉念歌馆经数载，寻思徒记万余秋，
拓拔泪交流。村仆固，闷独驾孤舟，不望手勾龙虎榜^⑥，慕
容颜老一齐休，甘分守间丘。

那王氏意不尽，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诗儿：

① 洪楸——字子美，钱塘人。所编《清平山堂话本》，今存 27 篇，保存了话本的质朴面目。 ② 白苧(zhù)——即白紵。一种质地轻柔的细白麻布。 ③ 禹门——即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相传为夏禹所凿，黄河流经这里，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 ④ 鹏北海——庄子《逍遥游》里讲，北海有鱼，其名为一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可以借飓风之力，拍翼直上，高飞九万里。后人常借大鹏展翅，比喻人之奋发有为，前程远大。 ⑤ 官人——本指作官的人，后来也常用以称普通的男子；也用作妻子对丈夫的称呼。 ⑥ 龙虎榜——唐代陆贄主考，将韩愈、欧阳詹、李观等名士同榜录取，时称“龙虎榜”。

良人^① 得得负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从今羞妾面， 此番归后夜间来。

宇文解元从此发忿道：“试不中，定是不归！”到得来年，一举成名了，只在长安住，不归去。浑家王氏，见这丈夫不归，理会得道：“我曾做诗嘲他，可知道不归。”修一封书，叫当直^②王吉来：“你与我将这封书去四十五里，把与官人！”书中前面略叙寒 暄，后面做只词儿，名做《南柯子》，词道是：

鹊喜噪晨树，灯开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报道玉郎^③
登第出京华^④。 旧恨消眉黛，新欢上脸霞。从前都是
误疑他，将谓经年狂荡不归家。

去这词后面，又写四句诗道：

长安此去无多地， 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处楼？

宇文绶接得书，展开看，读了词，看罢诗，道：“你前回做诗，教我从今归后夜间来，我今试过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宝，做了只曲儿，唤做《踏莎行》：

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道“状元
来”！金鞍玉勒成行缀。 宴罢归来，恣游花市，此时方
显平生志。修书速报凤楼人^⑤，这回好个风流婿！

① 良人——古代夫妇之间的相互称呼。这里是妻子称自己的太夫。 ② 当直——仆人。 ③ 玉郎——旧时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爱称。 ④ 京华——国都。这里指长安。 ⑤ 凤楼人——指夫人。凤楼，是妇女所居之地。

做毕这词，取张花笺，摺叠成书。待要写了付与浑家，正研墨，觉得手重，惹翻砚水滴儿，打湿了纸。再把一张纸摺叠了，写成封家书，付与当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①：“我今在长安试过了，到夜了归来。急去传语孺人，不到夜，我不归来！”王吉接得书，唱了喏^②，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

话里且说宇文绶发了这封家书，当日天色晚，客店中无甚底事，便去睡。方才朦胧睡着，梦见归去，到咸阳县家中，见当直王吉在门前，一壁^③脱下草鞋洗脚。宇文绶问道：“王吉，你早归了？”再四问他不应。宇文绶焦躁，抬起头来看时，见浑家王氏把着蜡烛入去房里。宇文绶赶上来叫：“孺人，我归了！”浑家不采，他又说两声，浑家又不采。宇文绶不知身是梦里，随浑家入房去，看这王氏时，放烛灯在桌子上，取早间一封书，头上取下金篦儿一剔，剔开封皮看时，却是一幅白纸。浑家含笑，就灯烛下把起笔来，就白纸上写了四句诗：

碧纱窗下启缄封， 一纸从头彻底空，
知尔欲归情意切， 相思尽在不言中。

写毕，换个封皮再来封了。那妇女把金篦儿去剔那蜡烛灯，一剔剔在宇文绶脸上，吃一惊，撒然睡觉，却在客店里床上睡，灯犹未灭。桌子上看时，果然错封了一幅白纸归去，着一幅纸写这四句诗。到得明日早饭后，王吉把那封书来，拆开看时，里面写着四句诗，便是夜来梦里见那浑家做底一般，当便安排行李，即时归家去。这便唤做《错封书》。

① 孺人——旧时对妻子的通称。 ② 唱了喏(rè)——即作揖行礼。古代男子向人作揖时，口中喏喏有声，表示恭敬。 ③ 一壁——一面。

下来说底便是《错下书》。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①，一个送封简帖儿来，与他浑家：只因这封简帖儿，变出一本跷蹊作怪底小说来。正是：

尘随马足何年尽，事系人心早晚休。淡画眉儿斜插梳，不伏拈弄绣工夫。云窗雾阁深深处，静拂云笺学草书。多艳丽，更清姝，神仙标格世间无。当时只说梅花似，细看梅花却不如。

东京汴州开封府枣槊巷里，有个官人，复姓皇甫，单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②，年二十六岁，有个妻子杨氏，年二十四岁，一个十三岁的丫环，名唤迎儿；只这三口，别无亲戚。

当时，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袄上边，回来是年节第二节。去枣槊巷口，一个小小底茶坊。开茶坊人唤做王二。当日茶市方罢，相是日中，只见一个官人入来；那官人生得：

浓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③，头上裹一顶高样大桶子头巾，着一领大宽袖斜襟褶子，下面衬贴衣裳，甜鞋净袜。

入来茶坊里坐下。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罢，看着王二道：“少借这里等个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时，只见一个男女^④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鹌鹑饅饅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饅饅儿。”僧儿见叫，托盘儿入茶坊内，放在桌上，将

① 坐地——坐着。地，语助词，犹如“着”。 ② 左班殿直——内侍官名。宋代有左、右班殿直，属内侍省，充当宫廷役使。 ③ 略绰口——阔口。 ④ 男女——旧时对奴仆的贱称。 ⑤ 饅饅(gǔ duò)儿——亦作“骨饅儿”。古时的一种面食，有人说即今天的馄饨。

条篾簋穿那饅飰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饅飰儿。”官人道：“我吃。先烦你一件事。”僧儿道：“不知要做甚么？”那官人指着枣梨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官人问道：“他家有几口？”僧儿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养娘。”官人道：“你认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儿道：“小娘子寻常不出帘儿外面，有时叫僧儿买饅飰儿，常去认得。问他做甚么？”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篋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①：“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烦你则个。”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筒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适间问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话，将这三件事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

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梨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椅^②上坐地，只见卖饅飰的小厮儿^③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当阳桥上张飞勇， 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摔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搯^④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屑那厮一擗^⑤，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擗，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

① 方寸——指心。 ② 校椅——亦作“交椅”。古代一种有靠背、能折叠的椅子。
③ 小厮儿——即小孩。也当作对杂役的贱称。 ④ 搯——握。 ⑤ 擗(bào)——击打。

子，又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索环儿，一双短金钗，一个简帖儿。皇甫殿直得三件物事，拆开简子看时：

某惶恐再拜，上启小娘子妆前：即日孟春初时，恭惟懿候起居万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尝少替。某偶以薄干，不及亲诣，聊有小词，名《诉衷情》，以代面禀，伏乞懿览。

词道是：

知伊夫婿上边回，懊恼碎情怀。落索环儿一对，简子与金钗。伊收取，莫疑猜，且开怀。自从别后，孤帏冷落，独守书斋。

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教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摸着僧儿狗毛，出这枣槊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这里面打底床铺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再问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

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扳来擦了，唬得僧儿战做一团。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①，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

① 因依——缘由。